堅瓠集

序

余聞先生名蓄於中而冀得一見者十有餘年矣先生不求聞達於書無所不窺而雅好著述凡事有不經見可資談笑者往往筆之於書時復自出凡意以

褒貶論定之范蔚宗所云有事
外遠致者大率類此也戊寅春
於友人案頭得觀先生所著堅
瓠集見所錄忠孝廉節有關風
化者知先生秉性過人樂善無
窮也見所錄箴銘規戒有資家

國者知先生經濟素優抱負非常也見所錄風俗之好尚里巷之傳聞知先生通達時務搜討靡遺也見所錄滑稽之雄辯曼倩之詼諧知先生襟懷曠達光風霽月也其他方言諺語諢談

軼事無不登載以資賞識夫先生之才富而學博如此幸而見用方將折衷歷代之史勤爲一書以與司馬班范之徒齊驅並駕亦可無媿乃僅閒居涉獵隨採隨錄以消磨歲月是可悲也

雖然書而志怪言涉浮夸集號
買愁語亦靡曼不若此書之令
人憂者樂怒者喜迂者達愚者
慧空疎者博雅木訥者敏辯是
誠抱有用之才積有用之學著
有用之書而作者命名乃自托

於蘉落無庸者之所爲余將登
先生之堂聆先生之敎以慰十
年之思而請解所以爲堅瓠者
作家眷姪徐琛拜題

堅瓠七集卷之一目錄

科名前定　大士判功名
似謂似真　詠鉏賈禍
徐自柰　吳阿儓
吟詩自寬　庙峭
不識撲犁　兩意對
富貴語　架霄亭
三保太監　括竹軒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峯清苦
批執照　宦官重諫臣
丈夫化女子　詩弔偽太常
金人砍閘　弔王安石墓
黨人碑　梁師成附東坡
嘲晁以道　再配駔儈
曹州覓樓　蝗識人
羅向隨僧飯　佳對

范增石像　浣紗女
放生獲雋　留石塔疏
樂平鷄塘　巫山神女
贈僧生　書齋題句
塔燈詩　謝郎中女
四知臺　富翁語
王元之　孟子父母姓名
施宜生　書厨

文選蘇文　魯望腹稿
天妃籤　張百杯
學鍾學李　金陵圖
林康惜別詞　馬子嚴閨思
楊妃妙舞圖　田子藝召乩
醉翁圖贊　挽衣共飲
詩賀兄嫂　牛賦
靜臥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科名前定

長洲令遂寧李如石先生諱實覺父母也甲申變後隱於上清江教授生徒躬耕自給村人曾某子世俊方弱冠造先生受業焉一日世俊對先生長公子靜先生大笑先生問故世俊曰我夜夢大哥中榜眼我

中狀元故笑先生大加勸勉未幾世俊死以爲前夢不驗順治辛卯子靜舉于鄉又十年辛丑成進士廷試果第二是科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既而嘗其來賀先生言及前夢嘗曰亡子原係馬姓隨母來者先生益異之不三四年而溧陽馬公亦死

大士判功名

郭青螺子章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爲左

右方伯劉慶郭汾陽李鄴侯引謁觀音大
士因問郭功名大士命取黄絹一幅題云
仗鉞終爲夏撻遊長城十、解聖人憂若期
八座還京國暫爲馮唐瀚海留劉云不解
大士復批云問郭生自知之次日詰郭亦
莫知也郭壽督撫貴州貴州屬僞夏明王
珍非夏撻遊乎後平播亂解聖憂也加右
都則官八座矣又在貴州十年豈非京國

難期龔遂留渤海之驗哉

似畫似真

楊升庵幼時作擬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蒼苔之骨爲文所賞一日石齋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升庵曰會心山水真如畫妙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

咏筆賞詞

宋番陽張彦實掌制誥楊原仲並居西掖誥詔多彦實與之潤色草命餘閒戲成毫筆一絶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强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秦檜檜誅言官彈之彦實罷爲宮祠

猞白李

宋寧德皇后從徽宗蒙塵紹興五年訃音自北庭來徽州守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人盡簪乎白柰白柰見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宮織女死爲之着服已而杜后崩唐竇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蘩都人插柰花之句陳詞祖此

吳阿懛

菽園雜記懛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獃杭州人爲之懛同年錢塘吳時用俊美姿容而不苟小節杭人呼爲吳阿懛嘗自云我死大書一石于墓前云大明吳阿懛時用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懛字人亦多不識偶檢韻海得此而記之

吟詩自寬

元横山丘履常一中能文章有聲望任江州倅爲閫帥汪紫源所知一中閒居薪米不繼戲作詩自寬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信祠官乏俸錢陶醉猶能麾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今無夢刹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埀不朽無緣倘得珥貂蟬吳師道稱其詩多清警可爱

庯峭

齊魏間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韻書庯音逋屋上平也集韻庯屋不平也今造屋形勢曲折曰庯峭俗轉語爲波峭○湘煙録魏收有庯峭難爲之語人多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公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勢耳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自

知伯起䂓收雜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撑犁孤塗

湘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

閱史尚靡識于撑犁校阜屬文徒自成于

骫骳脊委沈元用啟讀撑犁而靡識敢謂

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

撑犁事不知載何書野客叢書云此見玄

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撑犁孤塗之

事有胡奴執燈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于是曠然發寤其事並見藝文類聚類要諸書則是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必別有所據○按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為撐犁子為孤塗然則謂撐犁為天子者猶未深考也

兩意對

蘇東坡與小妹同食爆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言殼破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藕斷鷺鷥飛言節斷絲飛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富貴語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爲善言富貴江爲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名花玉篆牌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元獻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

池塘淡淡風及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閒燕子飛之類元獻嘗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後山詩話云白香山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山堂肆考作石曼卿詩又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或以此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仍取元獻

梨花二句至千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當曾貴氣象形容盡矣

馮霄亭

張功甫鎡循王諸孫園池聲妓麗甲天下作馮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當風清月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其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

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
十輩皆衣白首飾衣服皆牡丹首帶照殿
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
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十姬
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
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衣與花凡十易所
謳者皆前輩牡丹詞酒竟而散

三保太監

七修類藁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鄭和舊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監下西洋碣石剩談云三寶太監者雲南人也相傳下海時一人忽癩乃棄于岸側其人夜見大蛇下岸飲水恐為所傷倒竹置所經處蛇腹裂死因飢折樹為柴燒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則

九鷺飛翔遂藏之不然獺亦困食蛇而愈蛇潰得珠數斛中有夜明珠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其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齋并太監所得一寶共為三寶云○成化中中官獻議欲遣使通西洋旨下部查西洋水程本兵項忠遣吏檢舊案于庫中三日無所得時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司官已先檢得藏其籍會言官交章諫阻事亦寢

梧竹軒

瞿存齋詩話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云鳴鳳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山阿曾聞剪葉書周史却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壇風靜夜涼多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歛衽近峯聞略載此詩爲龔天然作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峯巡撫應天矯激之過令人不堪言官劾之剛峯辨疏有舉朝柔懦無爲皆婦人之語李石麓春芳朝回值揚州貢士某曾同筆硯者來訪石麓曰適見海剛峯疏謂舉朝皆婦人我非一老嫗乎惶恐惶恐貢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石麓默然者久之

海剛峯清苦

海剛峯掌院留都政尚嚴峻大僚及郎丞無不股栗奉法御史陳海樓用紅票買米減市牛價盖積弊然也民怨而不敢言值經紀家有秀才何敬卿持其票擊都察院鼓告狀剛峯集諸御史執高皇帝律欲加懲治賴諸御史懇求得免仍責皂隸三十板革其役枷號于陳之衙前以辱之海樓

官幾有厲恨之入骨及閩峯死處副王用汲同海樓諸御史入視見有幃幙衾檢其宦囊止俸金八兩嘗布一端舊衣數件其淸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樓乃曰迴吾怨恨之心矣死之日民爲罷市喪出江上士民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祭奠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育邪以詩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淸龍隱海天雲萬里

崔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即千萬語讚之豈能加于此評乎

批執照

何敬卿既詐陳海樓又恐諸御史以他事中傷之復訴于海剛峯求批一執照剛峯

大笑曰御史親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剛峯一紙執照有何用處我見汝有些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能做事遂叱去

宦官重諫臣

嘉靖末年南京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中帖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高竟重剛峯愈堂二公之能諫云

丈夫化女子

隆慶二年山西李良甫僑寓京師元宵夜看燈夜靜見一女子靚粧而來侍兒提燈前導良甫就戲之偕至寓留宿化爲白鴿飛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腎囊退縮化爲婦人王鳳洲徐聲遠有詩以紀其事王云世事反覆那足數山西丈夫作女子朝生暮死不自知雌伏雄飛定誰是蔚豹誰聞

受朝謝於魏亦會談名理至今齟齬不肯去舞向人間喚丈夫徐云山西丈夫化女子此事平常何足奇儀衍從來是妾婦鬚眉空自稱男兒司馬仲達太畏蜀好雄甘受巾幗辱丈夫意氣不慷慨任爾雄飛是雌伏請看風俗太委靡天下何人不女子

誚刑偽太常

甲申忠逆志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

李自成破京師懷宗殉社稷朝臣范質公景文馬素修世奇倪鴻寶元璐等及士民聞變死節者若蔡竹鄭君一時稽首賊廷靦顏事仇者亦指不勝屈武林畢在公寓維揚讀國變忠奸實錄詩弔偽太常寺丞某曰痛憤山河半陸沉爭先從賊議詞林貪天欲醢豺狼肉賣國甘擄犬馬心只此抗顏諸從仲便應傳首及王琳堪羞步武牛

丞相偽相金銘牛斷送腰纏十萬金國變錄云黎志陞為賊心腹薦某可大拜某即倡言於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竟氣沮喪奉偽命祀泰山馳驛過山東聞 天朝兵至聞賊遁走卽變服還鄉又云時其入禮闈維揚之士有以資數萬托其貨緣覬用至是皆為闖賊所得故詩亦及之

金人碎冊

王安石死後門生子壻蔡氏父子相繼得政鑄寶冊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爲魑魅及金人入汴見鑄冊怒而擊碎之卒致戎馬南鶩宋鼎丘墟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烈也宋子虛詠安石詩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斷民錢半山春色多

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劉文靖亦云當年一線繫匏無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下種天津橋上聽啼鵑皆云朱祚之亡由于安石二詩含蓄不露可謂詩史

弔王安石墓

四明李熙以詩弔王安石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措青苗寧國老綠誰去汴

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

黨人碑

元祐黨人碑首列文臣曾任執政司馬光等二十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蘇軾等四十九人三列餘官秦國等一百七十七人四列武臣張琠等二十五人五列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後列為臣不忠曾任

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親書一通立于文德殿門之東壁州縣廳事則蔡京筆也時永嘉林靈素以方術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碑稽首徽宗怪問靈素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後因星變毀之

梁師成附蘇東坡

梁師成自言爲蘇軾所生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時禁誦蘇文其碑文尺牘在人間者毀倒殆盡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而禁錮其文詞帝憐之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徽宗嘗觀臨寶籙宮醮筵道士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對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始能上

其章故也上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云所奏不可知但此宿乃本朝斯文也上大悅遂弛其禁且識其文詞墨刻光堯太上皇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安知道士此言非師成援之意耶

嘲晁以道

梁師成以翰墨爲已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晁以道說之亦附

之有人以詩嘲曰早赴朱張飯隨膺蔡子詩此曰休倔強凡事且從宜

再配駔儈

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閣道抃子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工詩詞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誠卒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易安與綦汝厚啓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材傳者笑之按氏

族大全亦以明誠爲清獻子觀東坡清獻
公神道碑載二子曰屼曰岏並無明誠蘇集
文莊盛水東日記明誠趙挺之子貫以亭
妓譏言長語易安趙挺之子德夫之內羌
山堂考索謚清獻挺之亦謚清憲故有此誤
傳挺之附媢蔡京致位權要或有此失節
之婦若爲清獻子婦豈肯以桑榆晚景再
適非類爲天下笑耶

曹州更樓

成化中吏部尚書許進巡撫山東時曹州知州某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玩月飲酒所也知州恃才不得於學校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詰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拆改爲庫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某知州喜殺

丁王知固因問何人所書匿以當時有瘋道人來寫爲者許愕然後果爲大冢宰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進子松皐讚又爲冢宰豈非二吏部乎

蝗識人

毛君玉國華爲於潛令有德政蘇子瞻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曰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又曰宦遊逢此歲年惡

飛蝗來時蔽天黑豙君對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羅向隨僧飯

唐盧州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題僧壁曰二十年來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其遮官路拜沙鷗遥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

聲欬素機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嘗見醫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范增石像

天福中有巧工來自雪川見石浮于水歎曰石豈能浮哉必神使之然也夜夢一老人揖而告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天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能留意必有以報工取石以爲像奉香火惟虔烟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芝峯之巔郡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

督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錢舜舉咏范增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剛中孚題其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火笑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絕可謂詩史

浣紗女

伍子胥父兄被殺逃奔他國遇女子浣紗問路恐後人追之告女子曰後有追者慎勿言女即抱石自殞令員勿疑後人爲之立廟瞿宗吉詩云偶爾相逢試問途此情彼意兩俱無何須草草捐身命不念雙親體髮膚○子胥至吳中道乞食遇女子于溧瀨一作水之上長跪而進食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水矣李白云女子溧陽黃山

里史氏女也

放生獲雋

林下詩談貞元中周存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因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結句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旣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成字爲從字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主司大賞遂得通籍

留石塔疏

蘇東坡領維楊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

盡瀕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屬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樓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樂平鵝塘

樂平鵝塘在潭水濱其地萬山壁立五水環聚過晚舟楫皆泊其前如戈戟然屢金精瑪有記云龍尾掃天上龍頭水底眠有

人能葬此山河屬半邊宋度宗時丞相馬翔仲廷鸞卜以葬母請乩仙降筆云我是鵝塘真土地丞相請我來問地識地之人未曾生得地之人未了未翔仲猶欲留以自葬神復書云丞相好生多事吾去矣翔仲遂不敢用其地未了者屍以未字上一畫加了字則成李字也未者言識地得地者時尚未生也

巫山神女

宋長汀吳若訥簡言過巫山神女廟題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閒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謝○蜀有請仙者書巫山神女降或戲問曰聞仙娥與楚襄王有情是否仙書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興夢魂輕衹緣宋玉多饒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贈魯生句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潁入京看燈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子瞻劉貢父顧子敦章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出家妓十餘人侍宴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子瞻乞詩子瞻書一絶云窻揺細浪魚吹日手弄黄花蝶透

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已
何詠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

書齋題句

宋崇安彭應期止自號漫者所爲詩皆清
麗典雅有刻物集嘗謁辛稼軒値其晝寢
題一絕于書齋云棊子聲乾案接塵午窓
詩夢媄於春淸風不動指前竹誰道今朝
有故人稼軒覺而遣人追之去已遠矣

塔燈詩

元攸州馮海粟子振有文名每臨文時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海粟酒酣耳熱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填刻而畢有塔燈詩云擎天一柱礙雲低破暗功同日月齊半夜火龍翻地軸八方星象下天梯光搖瀲灩沿珠蚌影落滄溟照水犀文燄逼人高萬丈倒提鐵筆向空題

謝郎中女

謝郎中女能詩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四知臺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瑄題詩云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黄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

富翁語

東陽陳同父言有一士貧而屢為鄰于富家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肅衣冠詣而請焉富翁告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後予當告子士人如言復謁富翁設高几坐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除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胡

盧而退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者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王元之

王元之禹偁幼能文五歲太守賞白蓮作言于守召元之吟詩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墜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喜曰天授也七歲畢文簡爲郡從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爲

生今作磨詩元之即吟曰但存心裡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以磨喻己也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偶有郡守席上出鸚鵡能言難似鳳句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材也後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迨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孟子父母名姓

玉山史山志載孟子之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曰名激字公宜仙里塵談載孟子之母姓仉音掌齊後也仉掌通用晉有瑯琊掌同前凉有掌掾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同太平清話云孟母并入其地有三徙鄉山志又載孟子子名睪按譜即孟仲子也集註以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不知何據

施宜生

建陽施必達名逵少有才名建炎年間擢上第爲潁州教官秩滿還家值范汝爲叛據建陽執逵脅爲謀議逵陷賊黨韓世忠破賊捕逵以屬吏得旨編隸河外與妻泣訣度無生還理囑其改適妻悲不自勝盡斥奩具以給行裝逵買一婢自隨縱與防送卒遍所至宿舍多市酒肉共酣洽既數

曰度二卒不爲備且醉擁婢高卧遂拔刃
刺二卒及婢乃易服變姓名竄走淮潁間
朝廷設賞格圖形購之甚急遂自髠爲頭
陀入界山寺主僧異其狀試令供役役惟
謹益察其非常人深夜屏人叩之遂未敢
深言僧怒曰捕吏且至深累者僧欲爲汝
覓一生路猶躡嚅作兒女子態行縛汝送
官矣遂涕泣吐實僧曰子雖不言吾已知

之吾臥內有客緘并一襆子取衣緘致膚中之某僧襆內衣一襲白金數兩遂感激拜謝即夜走六七十里晝則伏深草中十餘日乃達寺僧見之甚喜使掌經與進于暇日習舉子業易名宜生舉進士參王亮臨軒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宜生云聖天子因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入翰林至中書

舍人紹興庚辰亮謀南犯先遣宜生爲賀
正使憑狐倨慢意氣研研朝廷遣人爲訪
故妻復相完好館伴使尚書張燾屢爲言
首丘桑梓略不介意出橐中千金鮑贈界
山寺老僧僧聞宜生入境已遊歷留書勸
宜生歸順宜生覽書笑而已乃貯金爲葺
寺臨別顧爲張曰北風甚競張因奏爲備
萬姓統譜以金科第列入宋下誤

書厨

漢世目鄭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晉杜預有左氏癖人目之曰武庫言其胸中無所不有也江祏目許懋爲經史笥衆世目任昉爲五經笥褚遂良目谷那律爲九經庫又目虞世南爲行秘書皆美其淹識群書也至晉傅廸好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惟讀老子廸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而

無所解可謂書簏矣唐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簏齊陸澄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似猶有諷焉他如宋宜黃李郛文學浩博人號爲書廚福淸鄭樵博聞強記時亦號書廚莆田李綱通諸史百家人亦目爲書廚通州張大中群經百氏一覽不忘人目爲黑漆書廚邛州吳時敏

於爲文未嘗屬稿人目爲立地書廚明武進陳濟六經子史無不究竟時稱爲兩脚書廚南海唐奎遍覽諸書稱唐書櫃或有過覽要皆美詞也

文選蘇文

宋初尚文選士子專意此書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見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又云文選熟秀才綠謂脫白着綠也建炎以

後尚蘇氏文章而蜀尤甚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魯望腹稿

吾郡甪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塑像腹中皆其平生詩文稿咸淳間爲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郡守倪普怒責之而更塑其像雖少雪天隨之怒辱而當時之腹稿惜無存矣

天妃籤

嘉靖乙酉夏順天固安高澄同友周應龍王仲錦高進小試于通州偶游天妃廟見有跪而求籤者周曰卽以此卜吾儕中否視之乃十六籤曰久困雞窓下于今始一鳴不過三月內虎榜看聯名是秋四人果同登九月往謝又卜春榜籤曰開花雖共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槎客危當爲汝持

巳丑三人俱登第仲錦除如州進除知縣澄除行人獨應龍下第以舉人選太原通判靖果自殊踰年澄被使琉球皆以地險爲憂澄往返安寧應後一句

張百杯

建安張端公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揮詩百篇名重當世有士人强記自負

飲酒抝隻求朝士書牘爲先容持謁公逵公逵啓緘讀曰君果多聞又能敵吾飲吾老久無對不意君肯辱命也共酌三十餘士人雄辯風生又酌少許辭以醉公逵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滿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探一卷吾爲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公逵語士人試

舉首語士人如其言公遂琅然背誦不遺一字士人駭服再拜稱謝

學鍾學李

無拂集一上子求仙問功名時鍾伯敬李九我在坐仙書云學鍾先生鍾遂李曰大仙還是學李先生士以二人皆顯宦大喜後士以貢爲國子助教未幾陞州學正乃知仙所云則學中先生學裡先生也

金陵圖

唐韋莊金陵圖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謝疊山云臺城梁武餓死之地國亡身滅陵谷變遷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無情依舊四字最妙端平中北使王檝詩到處江山是戰場淮民依舊說耕桑梅花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笑夕陽譏本朝臣

子不知邊事之危急與定間北將胡諮議留江州詩叙貢武磯山上廟蕭條羅伏水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亦譏本朝將相不知國家將亡猶臨時取樂如平安無事時皆從前詩變化來

林康惜別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

妾淚盈盈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康伯可亦有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霧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

馬子嚴閨思

建安馬子嚴莊父博涉經史工詩文尤長于詞有閨思鷓鴣天云聽鴨徘徊烟縷長日高春困不成粧步欹草色金蓮潤撚斷

花鬚玉笋香輕洛浦笑巫陽綉衣親織寄情郎兒家閉戸藏春色戲蝶游蜂不敢狂

楊妃妙舞圖

明蘇郡徐用理扁題楊妃妙舞圖云曲按霓裳舞髻盤滿身香汗怯衣单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覩嬌花一團楊柳欲隨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田子藝香乩

錢塘田子藝藝衡召乩洞賓書踏莎行詞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霧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花醉斟玉瀣乾坤收洽葫蘆裏一聲長嘯海空秋數着殘碁山月起書罷子藝請作西湖賦運乩如飛筆不停綴有攀碧落之兩峯臥白雲於三竺六橋流水魚與俱

四賢堂寂鹿獨宿眞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仙姑何在書云閬苑蓬萊自可入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眞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子藝曰書藏何仙姑三字也乩又書曰至矣至矣客又戲曰遮見洞賓否乩忽怒笑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姈自許逢廝穆妻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眞金應不鑠蒼蠅白璧

未嘗磷道心清靜渾如水不似凡間大家人按洞賓初名紹先後名喦何姑仙廣東增城人爲人飯嫗故肩捐筴籬○子藝又嘗召乩一日降壇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子藝曰公乃武安王耶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書曰赤兎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

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公之英靈千古不昧而非戰之罪隱然自寓於言表矣

醉翁圖賛

黃貞父汝亨醉翁圖賛曰酒好友閑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攜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總皆非沉寘一念夫何有盡東坡爲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爲獨醒之友

挽衣共飲

何氏語林張丞相商英字天覺自荆湖過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逐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時賞其後與

○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至洛陽范家園看花為人嗷談有味大范與二十金曰

跛子喫半角小泥與大僉曰喫碗蘇劍詩
謝曰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詩賀兄嫂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
妹婿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
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仙君玉隨
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
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

裙任娘裁嫁得黔婁為夫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牛秀才賦

吳中舊事孫賓字若虛少負俊聲壯遊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孫之貧不甚加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若虛因作牛秀才賦嘲云腰帶垂紳尚有田單之火頭巾觸地猶聞甯戚之歌致牲周太廟之嗟來

丙吉途中之問聞者爭相傳誦

靜臥

陳眉公曰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魚暮肉可謂腥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識力爭可謂險惡矣惟靜臥是小三代至于寢夢之中見聞新游覽歷無足而行不翼而飛又是小沖舉